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传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目 录

第二一五回	大地为洪炉 沸石熔沙 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 虹飞电舞 重建仙山	 3147
第二一六回	熊血儿喜得阴雷珠 小仙童初涉人天界	 3172
第二一七回	弹指悟夙因 普渡金轮辉宝相 闻钟参妙谛 一泓寒月证禅心	 3202
第二一八回	胜会集冠裳 无限清光 为有仙姬延月姊 同仇消芥蒂 难忘故剑 还将驼叟斗痴翁	 3232
第二一九回	弭祸无形 采薇僧岷山施佛法 除恶务尽 朱矮叟灌口显神通	 3256
第二二〇回	巽语度金针 大道同修 功参内外 乾焰生火宅 玄关一渡 业判仙凡	 3280
第二二一回	灵药难求 仙女儿飞驰红凤岭 佛光解禁 痴上人遁走白犀潭	 3305
第二二二回	一叟运玄功 电转飘轮穿地肺 群仙怜浩劫 无形弭祸上天心	 3333
第二二三回	直上八千寻 苟兰因罡风消毒火 飞行九万里 齐霞儿阴岭拜枯仙	 3365

第二二四回	巧语释微嫌 玄功消浩劫	寂寂荒山求异宝 茫茫孽海静沉沙	 3393
第二二五回	举酒庆丰功 寻幽参妙法	辽海澄波宁远嶠 千山明月度飞仙	 3415
第二二六回	谢罪登门 隐身探敌	女神婴正言规蛮祖 小癩姑妙法戏妖徒	 3448
第二二七回	奇宝丽霄 惊霆裂地	不尽祥氛消邪火 无边邪火走仙娃	 3471
第二二八回	小住碧云塘 独探红木岭	历劫丹砂谈霞举 冲霄剑气化龙飞	 3501
第二二九回	千里传真 众仙斗法	一鉴芳塘窥万象 五云毒瘴失仙机	 3529
第二三〇回	鸣鼓兴戎 腾光护法	众仙奋斗蛮人祖 七矮欣逢枯竹仙	 3564
第二三一回	布阵遏妖氛 飞身援道侣	霞影千重由地起 彩云一片自天来	 3584
第二三二回	破遁闪灵旗 传声谈旧迹	变灭盈虚森气象 循环因果快恩仇	 3612
第二三三回	绝海剪鲸波 荒原探鳌极	万里冰天求大药 千寻雪窖晤真灵	 3638
第二三四回	奇景丽春秋 极光涵海岳	灼灼花枝明似焰 沉沉丹井酷生寒	 3671

第二一五回

大地为洪炉 沸石熔沙 重开奇境
长桥横圣水 虹飞电舞 再建仙山

且说癡姑、仙都二女、袁星、袁化、米余、沙余、健儿等保护着芝仙、芝马，在仙禽背上刚由凝碧崖前飞起，便听雷鸣地震之声。跟着崖对面左右两朵仙云，分拥着金蟬、石生和一钟一磬，飞升起数十丈高下，停在半空。金、石二人各将钟、磬击了三下，金声玉振，余音浮荡灵空，犹未停歇。猛然天惊地动，一声大震，眼前只见峰峦崖壁全部陷裂，晃眼之间山鸣地怒，石沸沙熔，水火风雷一齐爆发。偌大一座美景无边的仙府，除仙籙顶一处，全都化为火海，万丈洪涛由地底怒涌而上，加上呼呼轰轰的风雷之声，猛恶非常。那一二百座琼楼玉宇，仙馆台榭，连同仙府原有的无数花木，也在这时突然拔地飞起，高高虚浮于狂风迅雷、烈焰惊涛之上。这一来，上面是仙云暖霭，瑞霭飘空；下面是风雷横恣，水火怒溢。各色剑光宝光，翔舞交驰，交错成亘古未有之奇景。休说沙、米、健儿三小，便是癡姑、二女、袁化等修炼多年的人，见了也由不得目眩神摇，心惊舌咋，称奇赞妙，骇诧不置。沙余笑对米余道：“昔年故山常有地震，几曾见过这等情景？你看那水和火，尽管作势骇人，却白是白，红是红，干干净净地好看已极。不似我们那里，一遇地震，便冒黑水污汁，臭得人

老远闻了都要晕倒。”癩姑闻言笑道：“你们几个小人怎知奥妙？此是掌教真人与诸位仙师遵照长眉师祖仙示，运用玄功，以旋乾转坤的无边法力，将原有仙府重新扩大改建，与寻常地震不同。本来这里就是灵区仙域，无什污秽，再经过水火风雷鼓铸，就有一点渣滓，也都吸人地肺化去了，如何会有臭气来？只等玉洞真人将灵翠峰请回，五座仙府便可出现。听师父说，齐师叔要把整座峨眉山腹掏空，仙府广幅大到三百余里方圆。这里好似一个绝大洪炉，正在鼓铸山峦，陶冶丘壑，那些沸汁便是资料。现在还是初起，少时声势更要猛烈怕人呢。你们且看当中漩涡，那些杂乱东西不都沉下去了么？”

说时，水火风雷之势，已经蔓延开来，越延越广。四面八方，所到之处，无论是崖壁，是石土，是山峦溪涧，全如沸汤泼雪一般，挨上便即熔化崩陷。几句话的工夫，眼界倏地一宽，水火忽然会合一体，火都成了熔汁，奔腾浩瀚，展开一片通红的火海，焰威逼人。尽管二女等精通道法，兀是热得难耐。尤其健儿更难禁受，通身汗流，口渴如焚，气喘不止。二女见他人小可怜，忙道：“健儿热得难受，我们却要护芝仙，不能过去。身旁有药，请癩姊姊代取出来，大家吃些避暑吧。还是芝仙道法高，一点也不热。”癩姑本在二人身后，正要答话，只见芝仙、芝马在二女怀中各睁着一双清波晶莹的双瞳，注视二女。猛触灵机，一面向二女身旁摸取丹药，故意失声叫道：“这火不比凡火，乃齐师叔熔炼全山金铁玉石的乾天纯阳真火，我们道行浅薄，如何禁受得住？我热毒已经攻心，你那丹药无甚用处，这却怎好？”二女见她说话时哭丧着一张丑脸，神情甚是惶急，自己也觉热极，闻言信以为真，不禁大惊。一眼瞥见袁化由手上发出一道青气，托住那株荫被十亩，枝叶扶疏的古楠树，停身雕前。回望癩姑，正和袁星笑使眼色。心想：“二袁尚不畏热，她怎觉得如此厉害？”谢琳刚想说丹药颇有灵效，何妨试试，话未出口，怀中芝马倏地挣起，张嘴一口唾沫，朝癩姑迎面喷去。癩姑立现喜容，张口迎个正着。笑道：

“谢谢你的好意。这下我不热了。谢家两姊妹不知禁得住不？”话未说完，芝仙似早有心，张口一股青气，朝谢婴脸上喷去，跟着又朝谢琳迎面喷了一口。二女原来并坐，当芝马喷沫时，闻得一股清香，又见癩姑突现喜色，刚刚省悟，芝仙已一口喷来，当时立觉清馨入脑，通体清凉，神智益发灵明，知道得益不少，忙也相随称谢。

癩姑随把二女丹药分给众人，忽听袁化笑道：“齐大仙姑已用天一真水祛热息焰，用不着了。恭喜三位仙姑与芝仙缘分不浅，早出一会便无此奇遇了。”二女等往前一看，齐灵云和秦紫玲，同在弥尘幡、云幢围拥之下，各捧着一个玉瓶，由瓶口中飞出一片濛濛水烟，在火海上面四面飞驶了两转，直往当中原出现处飞去，晃眼无踪。所到之处，炎热顿煞，烈焰也不再上腾。那烈火熔成的通红浆汁，却由四面滚滚面来，浪骇涛惊，齐向金、石二人云幢前面聚拢，激成一个十数亩大的漩涡。这时仙府全区，好似一大锅煮得极开的沸水，又似一炉烧熔了的铁汁，火星飞溅，一片通红。所有杂质，全都浮起，到了当中，随漩面下，沉入地肺之内。那些沸浆熔汁，便越来越清明，晶莹剔透，更无丝毫渣滓，渐归宁息，也不似先前汹涌。二女便问癩姑灵翠峰的来历。并说：“现时后洞已闭，云路又经真人行法禁闭，你说那玉洞真人如何进来？”癩姑道：“今天事多着呢。你们看先前两次斗法热闹么？仙府外面还有几个极厉害的仇人，想趁这时，用其法力倒翻地肺，连仙府带峨眉全山千里以内的天地生灵，齐化劫灰哩，你们说妖人心毒不毒？虽然雪山顶上，我们有人制他们，但是这些妖邪都是出了名的厉害。好鞋不沾臭狗屎，无缘无故，谁也不犯惹他们。岳师叔和齐师叔是至交，那灵翠峰乃是星宿海底万年碧珊瑚结成，经长眉师祖取来，炼成一件至宝，中藏灵丹和丹珠仙草。昔年曾设在日前玉清大师请客的丹台附近，为全山灵脉发源之所。前者突然飞去，飞经东海上空，为一水仙截住，看出内中藏有至宝奇珍，连用法术祭炼，终未得开，反损坏了两件法宝。齐

师叔因开府之后，须用此宝镇山，知那水仙为人孤傲，海底潜修多年，又无过恶，如若上门索讨，难免争执，结下仇怨，不愿为此伤他。后听玄真子大师伯说起，岳师叔昔年有恩于他，托代转索。那水仙恩怨分明，久欲报恩，不得机会。岳师叔虽然手到取来，但不愿和那两个老怪结仇，特意算准时辰，等老怪败走回山，方始前来；否则，早该到了。乙真人他们必已前知，到时自会放他进来的。”说时，下面已成了数百里方圆红艳艳一片平波，漩涡也已停息，火浆渐稠，看去仍是奇热，不可向迤。

二女等正指点谈论间，隐闻一声雷震，癩姑刚道：“来了！”忽见青井穴故址上面，一道金虹横天面过，往身后凝碧崖上空飞去。跟着飞落下一个羽衣星冠，周身金光霞彩的仙宾。癩姑忙喊：“岳师叔，怎这时才来？”二女等见这玉洞真人，生得剑眉星目，丰采照人。左手持有一件八角形的法宝，放射亩许方圆一股紫气，上面托着一座玲珑剔透，通体碧绿晶莹，四外金霞环绕的翠玉孤峰，右手掐着灵诀，指定头上。缓缓降落，神情庄严，目不旁视，看去谨镇已极。降离火海丈许，便即停住。同时优昙大师、屠龙师太也由左近仙馆后现身，迎上前去，各由手上放出一道金光，将翠峰托住。玉洞真人岳崑忙将左手宝物撤去，略微歇息，重将那八角形的金盘放出。这次改上为下，不在手内，到了空中翻转，仍发出一股紫气，与神尼优昙、屠龙师太的金光上下一合，围拥着那峰缓缓前浮，到了两朵云幢前面，轻轻落下。下沉约三数丈，地底一声雷震，便即矗立在火海之上不动。真人大师也将法宝、金盘撤去，一同飞向左近仙馆面去。跟着地底殷殷雷鸣，密如贯珠，火海中浆汁也渐凝聚，不消片时便如冻凝了的稠粥浓膏相似，火气也渐消灭。

二女等暗忖：“本来仙景多好，经此一番地震，地面虽大出好些倍，原有的峰峦丘壑全都毁化，只花木还在，莫非这数百里方圆一片空场，只修建上五座洞府？气象虽然雄旷，哪有原来好看？”正寻

思间，忽见尽前头那凝聚的火海熔浆平面上，突然拱起了五个大泡，每泡大约百亩，相隔约有一二十里，甚是整齐。跟着周围零零碎碎又起了好些大小不等的浆泡，随听金钟二次响动，左右各地棋布星罗，也有无数其形不一的浆泡，相次涌现，颜色也逐渐转变，不似先前火红。钟声响过，玉磬又响。峨眉门下男女弟子，忽然各按九宫八卦、五行方位，一齐现身。当地震初起时，众弟子各在方位上，仗着本门灵符，隐护身形，只将各人法宝、飞剑放出，排荡水火风雷，相助师长收功，满空五彩光华交织，并不见人。这时大功告成，突然出现。本来个个仙根仙骨，资禀深厚，因值开府盛典，妙一夫人又各赐了一身仙衣，冰绡雾縠，霓裳霞裙，羽衣星冠，云肩鹤巾，交相辉映，越衬得容光照人，仪态万方，丰神俊逸，英姿出尘。休说峨眉两辈交好的来宾见了称赞，便是那些心藏叵测，怀仇挟忿的敌党，见了这等景象，也不由得戒心突起，诡谋潜消。有的只是知难而退，不敢再有妄动，安安分分静俟会后各散；有的竟由此一举，顿悟邪正之分，不但不敢再有仇视，反而心生向往，恨不得当时归附，以求正果。异类知道戒惧感化，暗中立誓弃邪归正的，竟占了一多半。这且不提。

且说众门弟子一现身，神驼乙休、穷神凌浑、百禽道人公冶黄、赤杖仙童阮纠、追云叟白谷逸、矮叟朱梅、神尼优昙、屠龙师太等八位前辈上仙，也各自在八卦方位出现。乙、凌、白、朱四人，首用千里传音，朝众弟子传示，嘴皮微动，将手一挥。众弟子立即依言行事，八方分布，如法施为，各将灵符化去。仙府原有那些琪花瑶草，嘉木花卉，本经众仙施展法力，连根带附着的泥土，平空拔起，附在那一二百座仙馆台榭的平台云壁之上，一经施为，纷向下面降落。那冒起来的许多浆泡，也继长增高，越来越大，除当中最后面先起五泡，只往上长，看不出是甚形相外，余者渐现峰峦岩壑之形，地面却渐渐往下低去。有那斜长形的浆泡，长着长着，砰的一声清脆之音，突

然破裂，当中立现一道溪涧，清泉怒涌，流水潺潺，跟着移形换景，现出浅岸幽岩。那些花草树木，自空下坠，全落在这些成形浆泡上面。晃跟山青水碧，花明柳暗，清丽如画。约有个把时辰过去，只眼前十里方圆一片，直达当中一个未现形象的大泡，仍是空荡荡的广场，余者已是峰峦处处，涧谷幽奇。还有四个大泡，已被高峰危崖挡住，仿佛换了一个境界。又似适才是在作梦，地皮全都凝结。当中一条晶玉甬道，犹是朱红颜色，两旁已被碧草匀铺，哪有丝毫劫后痕迹。众人见乙、凌等长幼群仙各自御剑飞行，四下回翔，每到一处，那浆沸熔结的地面，眨跟便现奇景。各仙馆中的宾客，全都凭栏眺望观赏，互相笑语指点，各现赞美容色。一会工夫，相继沉降，各择景物佳处，矗立其上，不再浮起。

正在互赞神妙，矮叟朱梅忽然飞来，笑向众人道：“事情已完，仙府将开，地面已经复旧，你们还恋在空中呆望则甚？那株老楠树，可移植到仙籁顶上去。现时更无他变，树穴内有禁法封闭。灵峰飞回，此间地脉俱都通连，外人不能穿行，二芝却可任意游行自在，不足为虑。你们几个未领衣冠的，快些将树植好，赶往洞后，待众弟子行法完毕，随同排列吧。”袁化等本门弟子闻言大喜，忙拜谢领命。由袁星将芝仙要过，同了三小，扛着楠树，往仙籁顶飞去施为。不提。

朱梅又向癞姑笑道：“你这小淘气，怎不随去？你师父打算休你哩，不趁此时热头上找个着落，留神日后无人收你。”癞姑闻言，心中一动，赶紧躬身笑问道：“矮师伯，莫拿小辈开心。师父为什么要休我？我没犯规条，说什么也不行。”一言未了，屠龙师太忽然飞来。癞姑忙喊：“师父怎不要我？”屠龙师太对朱梅道：“你是老长辈，怎这样嬉皮笑脸？”朱梅笑道：“不是你说的么？我瞧你还要她当徒弟才怪。”屠龙师太道：“你这朱矮子，向来不说好话。你请吧，我师徒还有话说呢。”朱梅笑道：“难为你们师徒三人这副尊容怎么配的，

也舍得分开？小癩尼，我是为你好，你师父休你无妨，那把屠龙刀却要过来，莫被别人得去。”屠龙师太正要答话，朱梅已经飞去。随告癩姑，说自己适见妙一夫人，得知齐师叔开读师祖玉篋仙示，内中附有赐给自己的灵丹，服后不久，功行便即圆满。因念师恩深厚，欲令眇姑承授本门衣钵。癩姑则重返师门，拜在妙一夫人门下，已经议定。命癩姑速随二袁，同由新建立的仙府入内，更了新衣，准备少时随众排班参拜。

癩姑闻言，不禁悲喜交集。又想起朱梅所说之言，知那屠龙刀乃本门至宝，定连衣钵齐传眇姑，明索十九不与。推说师恩深厚，不舍离开，如说重返峨眉，师姊还是大弟子，怎单将弟子弃去？随说便落下泪来。屠龙师太正要晓谕劝说，眇姑忽也飞到，对癩姑道：“你不必如此，那屠龙刀我请师父赐你好了。”屠龙师太对眇姑道：“癩儿重返峨眉，不患无有奇珍。此宝你日后却少它不得哩。”眇姑稽首说道：“师恩深厚，弟子刻骨铭心。但是朱师伯既然亲为此事提醒，必与师妹他年安危有关。御魔全仗自己功力修为，不在法宝。时已不早，请师父赐给她吧。”屠龙师太微一点首，由怀中取出一把形如月牙，碧光耀目的环刀，递与癩姑。癩姑素觉眇姑面冷，不甚投契，见她慨然以至宝相让，好生内愧，坚辞不要。眇姑只看着她，也不再说话。屠龙师太道：“你还不知我和你师姊的性情？既已出口，永无更改。不过她将来道高魔长，性又孤高，无甚同道；你为人随和，到处皆友，务念同门之情，不可大意。固然她内心坚定，终可无害，到底少受苦难为好。时已不早，你速去吧。”说罢，不俟答言，同了眇姑飞去。癩姑知道再推便假，只得收了。

当二袁去时，二女、癩姑已离雕飞起，四仙禽也随往仙籁顶上飞去。屠龙师徒走后，二女向癩姑致贺。癩姑苦笑道：“我师父都不愿要我，有何可贺之处？这一来，弄巧小寒山去不成了。先前说的话，仍请留意，就不能亲往约你们，也必以法宝通知。以后得空，再

相见吧。”说罢别去。

二女落到地上，再看场上，地底殷雷之声早住，众仙已将布置就绪，所现景物，比日前仙府还要美秀灵奇。只是地方太大，只前面小半林木繁茂，花草罗列，后半尽管泉石清幽，山容玉媚，却不见有草木花卉。两朵云幢后面的第一个大浆泡，也长到了分际，不再上涌。看去恰似一个长方形，前低后高，大约百余亩大小的罩子。本就浮光耀彩，再被无数仙馆楼台，祥氛瑞霭映射上去，越显光怪陆离，夺目生花。二女才知那是五府中的太元仙府，适才本非地震，乃是运用玄功妙法，将全景整个化去，将山石泥土与地底五金宝石融冶一炉，成了浆汁，再照原景损益增建，扩大好些倍，重又造出丘壑泉石。端的功参造化，法力无边。本来五座洞府有三座俱是玉质，只不知它们新毁了再建没有？正寻思间，见空中飞翔的诸位长老，齐往右面峰腰灵峒诸女仙所居仙馆平台上飞去。众弟子也分成两行，齐往当中晶罩之后飞去。跟着癡姑、袁星、袁化、沙余、米余五人相继飞过，却不见健儿在内。猛想起健儿并非峨眉门下，适才见他随众同往仙籁顶时，曾和沙余耳语，面有忧色，许是想一同混进去，吃二袁阻住留在楠树穴内。这点小人，如此问道，实是可怜可爱。

正想前去看望，女昆仑石玉珠忽然飞来，笑道：“二位姊姊，叶岛主唤你们呢。”二女随她来路一看，因是开府期近，乙、凌等八位长老连同灵峒诸仙，为使来宾得饱眼福，特意把这些仙馆楼台降落在两旁峰崖之上，都是举目可及。这时金钟岛主叶缤、杨瑾、半边老尼和门下五女弟子俱集在一起，凭栏观望。二女忙随石玉珠飞身赶去。叶、杨二人同笑问道：“你两姊妹真淘气，差点没被冷云仙子余嫫摄走。为何你们还要多事，代人守护芝仙，别人都有事走了，还舍不得回来？”半边老尼望了二女一眼，微笑道：“她两个且乖巧呢。千年灵物，尚知报德，你看她们这双眼睛，可知没有白出力哩。”叶、杨二人闻言，仔细向二女脸上一看，果然目有灵光，神采益加焕发。叶

缤首先笑问道：“芝仙给你们吃什么东西么？”二女笑答：“没有。只喷了一口气在脸上，怪香的。当时觉得头目清灵，通身舒畅。莫非这也得了益处？”随说，又双双笑道：“我们还未向武当老仙师拜谢哩，真个荒疏。如不是那法宝，差点没给贼道姑的气球装走。”说罢，双双拜了下去。半边老尼拉起笑道：“小小年纪，不可出口伤人。你们休看轻那口青气。以前芝仙未服齐道友灵丹，尚无现在功力，为感金蝉不杀之恩，只给他双目拭了一下，便能透视云雾，辨别幽隐。如今芝仙功候大进，这口青气乃它本身元精所化，常人略微沾润，便可起死回生，况你二人美质，又是当面喷来。别的益处不说，单这一双神目，便不是妖烟邪雾所能隐蔽了。如非你们缘福深厚，哪有这等奇遇呢？”

二女闻言，好生欣喜。便问叶姑、杨姑怎不和灵峤诸女仙一起？仙府开时，是什么情状？怎地布置已完，迟不开出？叶缤道：“看你们问这一大串，我懒得说，自问杨姑去吧。”二女又问杨瑾。杨瑾朝半边老尼看了一眼，笑道：“因为半边大师不喜人多，所以我们陪同来此。你当仙府容易开建的么？休说景物，还有好些没有增建齐全，便是当中那座太元仙府，一切陈设布置，也还有不少事微。本来辰正起始，要到次日午正，才是正经宴会仙宾之时。只为此是千古未有之奇，不论何方道友，俱欲目睹盛况，主人又是门户广大，一体接待，所以都是在期前赶来。经过详情，千头万绪，也说它不完。按说此时已可开放，因妖人猖獗，暗下毒手，尽管防范周密，内外俱有能者，仍不免被他用法宝将地底灵脉毁了一处。为了一劳永逸，不得不运用仙法修复。现在自掌教真人以下，俱在里面合力施为。你们只要见灵翠峰上放出异香，第三次敲钟击磬，便是仙府开放了。不过还须本门中人首先行礼参拜，事完才得众宾客赴会呢。你义父也在里面，你忙什么？适才闲中推算，你二人少时又启杀机。可是仙府连日应有艰难纠葛，俱已过去，似不应有事发生。叶姊姊怕是今

日肇因，事却应在将来。你姊妹一双两好，容易惹人注目。今日外客中有不少异教人物，均是能者，你姊妹不日便去小寒山，至多三年，便要下山行道，何苦树敌，多结仇怨？恰值半边老尼想看你们，为此将你二人唤来。最好就随我们在此，静候少时，一同观礼吧。”半边大师接口说道：“道友虽然知机，贫尼却不如此看法。她二人缘福根基俱都深厚，眉间虽隐有杀气，但于她们本身无害。适才灵峤甘、丁二位道友和崔五姑商量，开府以前，还有好些新鲜花样。休看他三人学道多年，只恐童心比小徒们还盛。初次出山，难得遇到了这样空前盛况，我看就由她们去吧。当真将来有甚纠葛，贫尼师徒决不置身事外好了。”

叶、杨二人原因半边老尼未来以前，便有人告知，二女不久要树强敌，敌人恰与半边老尼有点渊源，知道老尼难惹，难得对二女格外垂青，当赠二女法宝之时，便打算将计就计。后来二女走后，偏巧郑颠仙因老尼神情傲兀，语气中隐含讥讽。叶、杨二人看老尼不爱理人，恐生嫌隙，借词将她师徒约了过来，就势唤回二女。哪知事有定数，禁阻无用，本心就是引她吐口，不料才一开端，老尼便揽了过去，心中暗喜，立命二女拜谢。二女自得法宝脱难，对老尼已经大改初念，起了敬意，闻言会意，早不等招呼，双双拜将下去。其实半边老尼道法高深，精于前知，对于二女也是别有用心。只当时这一着，因是爱重二女过甚，以为自己向不需人相助，将来即有用人之处，自应施惠于先，以便到时出诸自愿，免受对头讥笑，因而脱口包揽下来。等日后发觉，才知上套，无奈话已出口，说不上不算了。此是后话不提。老尼当即笑将二女拉起，慰勉了几句。

半边老尼的五女弟子，本就喜欢二女，意欲结纳；又见师父破例，对外人加恩，情知必非无故；二女又极喜交友，更爱五女个个生得灵秀美貌。因此答完了话，便凑向一起说笑，亲近起来，互谈近况和适才癞姑应敌时的许多笑话。正在兴头上，照胆碧张锦雯忽道：

“二位姊姊快看，诸位老前辈刚由下面行法部署完毕，怎又飞落场中，连灵峤仙府诸位女仙也在一起，莫不是如师父所说，再出甚新鲜花样吧？”众人回望前面广场上，神驼乙休、怪叫花凌浑、追云叟白谷逸、矮叟朱梅、神尼优昙、屠龙师太、百禽道人公冶黄、玉洞真人岳耒、白发龙女崔五姑、青囊仙子华瑶崧、玉清师太、郑颠仙，还有天蓬山灵峤仙府赤杖仙童阮绉、甘碧梧、丁嫦、尹松云、管青衣、陈文玘、赵蕙等师徒男女七位地仙，正同向广场当中飞落，看神气似已议定有甚举动。落地之后，众仙便各自立定观望，只乙休一人向前走去，紧跟着两边峰崖各仙馆中又飞落了好几十位仙宾。二女好些俱未见过，经石玉珠、张锦雯一一指说，才知那后飞落的乃是海外散仙易周全家、凌虚子崔海客、滇池香兰渚宁一子、苏州天平山女仙巩霜鬟、南海磨球岛离朱宫少阳神君、天师派教祖天灵子。此外只有最后飞落的两人，同穿着一身黄麻布的短衣，看去只是中年，却生着三绺黄须，面如纸白，最奇的是也和二女一样，是孪生兄弟，不但相貌如一，连举止动作俱都一样，似是快地震以前赶到，众入都不认得。只摩云翼孔凌霄想起十年前路过大庾岭时，曾见这两人在一山僻小村之内，纠合七八个村人在织鱼网，也因见二人孪生异相，看了两眼，彼时只当是两个寻常村人。后虽想起，二人生就一双金黄色眼睛，暗无光泽，所结的网广被数亩，还未结完，觉得奇怪，想过也就丢开，不曾在意，不料竟是有道之士。这两位黄衣人，由斜对面一所小亭舍飞落，也不与众合流，单独立在一边旁观。天灵子好似对他俩有留意神情。石玉珠最是好奇喜事，因两位黄衣人平空飞堕，随身不见云光，又不带有邪气，看不出是何路数，正想去向师父请问，忽听空中一声雷震。赶紧回看，满空光霞激滟中，金、石二人立身的朵云前面，突现出一座红玉牌坊，长约三十六丈，高约长的一半，共分五个门楼，一色朱红，晶明莹澈，通体浑成，宛如一块天生整玉，巧夺天工，不见丝毫雕琢接榫痕印。当中门楼之下，

有一横额，上镌着“玄灵仙境”四个大约丈许的古篆字，字作金色。一时朱霞丽霄，金光映地，衬得仙府分外庄严堂皇。

仙都二女见众仙俱集，底下新奇之事还多，忙向叶、杨等三人说了，约同张锦雯、孔凌霄、林绿华、石明珠、石玉珠五人一同赶去。石玉珠等因先时师父不令离开，不料二女一说便允，二女又只顾走快，不暇再问，匆匆同往场中飞落。这时各仙馆中长幼外宾又飞落了二三十位。地既宽大，来去相隔又远，多半俱在四下围观。站在当中的仍是先来乙、凌诸仙与后添的易周和宁一子。众人知道那红玉牌坊，未开府前乙休便带了来，为显神通，故作惊人之笔，也没和妙一真人商量，一到便将凝碧崖前的上空云路开通，连上洞均整个掀去，展开了十来里方圆云空。另用七层云带将上下遮断。等到将红玉牌坊建好，因仙府诸长老说起五府未辟前数日，正是多难之期，兹事体大，不可大意，敌人厉害，中间又须发动水火风雷，重新鼓铸峰峦，陶冶丘壑。就算道术神妙，防备周密，可以无害，但妖人刁狡无耻，败时甚事作不出？这等稀世奇珍，当初海国水仙采万年红珊瑚熔铸此宝时，和本府灵翠峰一样，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你道友也用至宝换来，得之不易。万一妖人情急时有甚残毁，不特可惜，反负道友这番盛情美意。最好先行收起，开府时再行建立。乙休先还恃强，不肯撤去，力说自己早已算就，来敌中只一血神子扎手，但已约了极乐童子到时赶来，用先天太乙神雷合力除他，决可无害。自己既代了主人，洞开门户，自然身任其难，不令妖人妄越雷池一步。后来还是妙一真人知他性情古怪，这等劝说无用，笑说：“此时仙府景物虽也都不差，终嫌地太逼窄，不称此宝。与其先立在此，使外人笑我受了厚礼，立即卖弄，倒不如等到五府宏开，当众出现，既可使他们见识道友法力高深，又为新居生色，岂非绝妙？”乙休明知众人说得极是，只为与白、朱二老斗口已惯，不愿输口，故意执拗。等妙一真人一劝，立即乘机应诺撤去。这么大一座坚硬之物，上不

着天，下不着地，一声雷震，万道霞光，突然建立，适才又有水火风雷之劫，先前不知隐藏何处，说现便现，远近群仙目睹的，十有八九竟没有看出它的来路。就那看出的几位，如神尼优昙、屠龙师太、白、朱、凌、崔以及灵峤诸仙、宁一、藏灵等二十余位仙人，见这等神速灵妙，也都赞佩不置。

众仙宾正观赏称道间，凌浑回顾天灵子和少阳神君并立一处谈说，忙喊道：“天矮子，刚才灵峤诸位道友说这里新建出来，地方大，景致少，想给主人添点东西。由这广场到后面，看少什么，添什么。你看驼子多人前露脸，你当教祖多年，不似我这穷叫花，才当了三天半花子头，休说送人，连自己衣食还顾不过来呢。你打算送什么？快说吧，这不比世人新屋落成宴客，须等主人亲出招呼。莫非你非见了主人才献不成？”天灵子道：“凌花子，你已创立教宗，还是改不了这张贫嘴，一点修道人的气度身分都没有。真可谓是甘居下流，不顾旁人齿冷。无怪峨眉发扬光大，你看齐道友，无论平日今时，哪一样不叫人佩服？岂似你们这样，连说话都惹厌的？”朱梅道：“天矮子，我如不和凌花子站在一处，也不多心。你说他，我不管，为什么要加‘们’字？”天灵子微笑道：“这话还便宜你呢。凌花子不过说话讨厌，人还可交；不似你和白矮子，又讨厌，又阴坏。你知道驼子吃激，故意将他，往铜椰岛去惹祸，自己却三面充好人。我听说日内痴老儿便要往白犀潭赴约，驼子夫妻败固是败不了，就胜也有后患。看你将来怎对得起朋友？”朱梅方说：“这个不用你多心，凭驼子决吃不了人的亏，当是你么？”凌浑道：“两个矮子休要斗嘴，你们倒是有东西送主人没有？谁要拿不出新鲜物事，把我这根打狗棒借他。”天灵子冷笑道：“你不用巧说将我。我知两矮子在紫云宫混水捞鱼，得了好些沙子。那本是峨眉门下弟子之物，你们还要给人，有什么希罕？齐道友千古盛举，又承他以谦礼相邀，我早备有微意，已将孔雀河三道圣泉带了一道来，总比你们这些慷他人之慨的有点

诚心吧？”这句话一出口，众仙俱知那一道圣泉，天灵子看得极重，他和峨眉又无深交，并且门人还有杀徒之恨，就说前仇已经乙、凌二人上次化解，妙一真人优礼延请，天灵子素来性傲不肯服人，怎会如此割爱厚赠？除已知用意的有限几人，俱都惊诧。凌浑笑了一笑，方要答话，乙休忽道：“你要贫嘴有甚意思？还不快看灵峤诸仙妙法。”说时，阮、甘、丁三仙已按预计，命陈文玘、管青衣、赵蕙三女弟子如法施为。三女领命回身，立时足下云生，同时飞起，各将肩挑花篮取持手内，分成三路，由红玉牌坊前起始，沿着各处峰崖溪涧上空，缓缓飞去。花篮中的花籽，便似微雨轻尘一般，不时向下飞落。

当地震时，除仙簌顶一处兀立火海之中，不曾崩陷外，裴芷仙、章南姑、米明娘等所掌仙厨石洞，因是存储款待仙宾酒食之所，也由米明娘为首，用妙一真人灵符，将全洞室拔地飞起，等地皮略微凝结，复了原状，便移往绣云洞故址东面。新建危崖之后，姜雪君带来的那些化身执役仙童的花木之灵，气候浅薄，禁不住那么大阵仗，也都藏身在内，静俟后命。陈文玘等三仙眼看快要绕遍全境，飞到尽头，这些执役仙童倏都出现，往五府后面的山上飞去。三女看出用意，没到后山，便自飞回。神尼优昙笑道：“想不到嫫姆师徒也如此凑趣。这些已成气候的花木果树，我们稍微助力，每株俱能化身千百。仙府前面，本多嘉木美树，瑶草琪花，只嫌地方太大，仓促之间，不够点缀。如从别处移植，当时又来不及。今有许多天府仙花异种，再加上许多珍奇通灵的花木果树，越发锦上添花，十全十美了。贫尼对齐道友无可为赠，且送少许甘露，聊充催花使者吧。”天灵子闻言走过，正要答话，先是陈文玘、管青衣、赵蕙三女仙赶回，向师复命。跟着姜雪君由后山前现身飞来，见面便向优昙大师行礼，笑道：“那些花木之精，本在东洞庭生根。后辈起初可怜它们只采日月风露精华，向不害人，小有气候，颇不容易。又值齐真人开